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天妃娘娘傳 第四回 黃毛公投奔西番

猴精自與纏精分別之後，形單影隻，受不盡許多淒涼；路遠囊虛，奈不得這種飢餓。經過一小松林，見景致清幽，物色秀雅，林中有一崖，崖下有一小廟，廟後桃李千株，結實萬顆。猴正遇飢餓之際，心中暗喜曰：「天投我以桃矣！」輒向園中，即登樹上，連摘數顆食之。廟主忽出遊，歸見桃樹上潛藏有人，知是盜桃者，率小卒團團將園圍住。此廟主乃是世尊殿內藏經堂裡守經玉面貓是也，因盜世尊法索，陰逃西方為怪，見一古廟，遂據其中，威靈極矣。猴見其巨口爛額，修尾利爪，雄威糾糾，心中大驚，只得在樹上下。貓發言罵之：「何方小畜，有此大膽！凡物各有其主，汝獨不聞李下不整冠乎？白晝撞入人家，當以盜摸而論，私休備價賠，公休皮毛不保。」猴心生一計曰：「人言性剛者其心必直，吾觀此人，勇猛如此，必然輕信。吾且卑辭告之，許與私休，彼必信我，倘得收我，另作他圖。」乃在樹上答之曰：「樹中有剩果，路上有飢人。獨不聞乎，濟人當於急處施恩，修心只在要途方便？大人倘以仁愛人，小子當以德報德。」貓聞其詞卑語切，乃命眾人皆散。猴見貓既回心，即翻身下樹，直向貓前陪禮曰：「大人坐鎮一方，德威兼著，社民起禱祝之心，假孤滅依附之跡，境治矣，民安矣，就使摩尼親臨，觀音執政，亦須左臂讓風。小人遠方之人，聞君行聖人之政，是亦聖人也，願為聖人氓。」貓聞褒大喜，曰：「惟茲臣庶，汝其於予治。」不知猴只是假意暫依，而貓即以為真心永附，凡廟中之事，一一委之。猴亦盡心力而為之，無所不至。由是得以漸窺內事，遂知貓之來歷，並其法索所在。一日，貓欲出山遊獵，使之同往。猴欣然應諾，至中途即給之曰：「方才我主步忙，小臣未得關鎖內殿，囑守前庭。恐有奸細，乘虛搗後，其所失不小。」貓愕然曰：「言之有理，吾非得子之言，幾忘備矣！」急令猴歸。猴心中喜曰：「吾計得矣！」回到廟中，直入貓臥房中，取其法索，束於腰上，將酒食大飽，盡收其寶物。守堂小卒知而阻之，猴發起潑性，一拳將卒打死於地，推土埋之，登時望西而逃。

至近晚，貓獵得山豚數十，欣欣然有喜而歸。到廟前，見小卒不來迎接，猴亦不在，心中頓疑。至入廟裡，見四下寂寂，門戶不閉。急入臥房視之，見法索不在，寶物盡空，乃知是猴竊逃而去，憂悶昏地。眾小車救蘇，扶上牙牀。描歎不已，遂詠一律云：

本欲推誠待，豈期反覆生。

大道平如砥，奸心險若川。

路上機謀設，囊中法寶空。

昔日何方怪，今為古廟凶。

那猴得了法索寶物，連夜奔走出境，途中欣天喜地。過一山岸，見有一石岩坦平，乃端坐其上，自詠一首以志喜云：

才離陰陰寶樹，深入寂寂荒村。幽岩古廟久無煙，玉貓依據其上。

多藏寶物何富，全仗法索係強。毛公倏忽把機張，法力從茲無上。

吟罷，不覺咯咯，猴腹中飢餓，只得復步前行。行行少許，見一小鄉村，陳其姓。茅寮二三所，熙熙豐穰，竹鬆數十株，整整成行。阿公攜子去登場，阿婆呼婦餽餉，筐中滋味，馥馥馨香。猴鼻嗅之，涎津津垂於口上。乃心生一計，化作一黃雀，飛隨至場畔。幼婦以翁夫未及登場，將筐置一所，囑老婦守之，已遂下田，為收拾其具。猴見幼婦離了，即以法索輕放老婦頭上，老婦遂成睡去。猴揭開筐蓋，盡飽所有，翻身一跳，先入茅寮。及父子至場，老婦睡猶未醒；其夫呼之始覺。提筐而取餉，則其內已空，所餘者碗碟而已。四面相顧，而大駭大愕，即收拾田具而歸。

那猴腹中既飽，見得這幼婦貌美過人，心中色慾輒動，自付一計，變作幼婦之夫，在庭上打掃。眾人到莊前，見有人在內，疑其為何客。翁始入視之，則面貌子也，語言子也，動止子也。其婦見之，則面貌夫也，語言夫也，動止夫也。其人見之，彼真者指妄者為妄，而妄者亦指真者為妄。妻不能辨其夫，父母不能辨其子，一家之中，驚惶不已。乃告於鄰里，鄰里不能分。告於鄉黨，鄉黨不能辨。及至晚，眾不敢睡，只得團坐於堂上，明燭待旦。至中夜，猴復生一計，變一眉蟲，緣向各人眼上，使各各眼開不得，輒睡將去。猴由是起身，將法索把眾人精神縛住，喚醒其婦曰：「今日不知何方妖怪，作弄吾家。吾方才被他迷去，即夢見吾上代祖宗，並家堂所祀諸神，扶護甚嚴，那妖怪寡不勝眾，屈服而去。我所以得歸。」即挽其婦，同入房中，迷戀至四鼓，乃語其婦曰：「爾且睡下，吾可出堂前，看眾人醒了未曾。」即翻身出房，至堂上，眾人睡猶未醒。

不覺天已漸明，猴大叫一聲，眾人皆醒，面面相顧，皂白無分。翁乃語其姑曰：「吾雖家居小村，自七祖八宗，積德累仁，未嘗行一味心之事。不意今日有若是之災，奈何！奈何！」姑乃起身下堂，以手招公公至廚下，乃密語之曰：「此去三十里，有地名張家山，人煙數百，人受法術，家祀天師，無論邪魔鬼怪，聞之魂飛魄落，即正直大神，遇之亦退避三舍。法可密投其家請之，有法力尤強者，晚到吾家，重設天羅，大張地網，為鬼為人，可立見矣。」翁大喜，即飽飯輕身，潛地向張家山而去。

那猴至午見阿公不在，故意問曰：「阿公為一家之主，今日家中生此異災，乃自早至今，不知何在，是何其心之寬也。吾將胥此寮而焚之，使人再擇居，鬼無所附，免使人鬼雜處，成甚麼世界。」言畢，即作向廚下取火狀。姑急隨入，細語之曰：「阿公正主張家山請張法師，晚才到家，鬼魔可無幸矣。汝何燥急為？」猴懼其給己，乃復實之曰：「恐阿公老無定見，兒當自往。」婆曰：「不必汝再去，恐妖生疑心。吾相議已定，今晚他沿途布起天羅地網，任他凶妖惡怪，頃刻立押酆都。」猴知其此，乃曰：「阿婆可速治酒食，以犒從者，勿待臨時人眾不便。」婆即向廚下大備酒食。猴盡飽之，心中自想：「此去張家山有三十里，諒必近晚起程，二鼓才可到。吾至晚靜，可將彼婦攝入山岩之中，即此為洞，以為久長之計。」

不想張法師即時當壇，啟囑求一誥譜云：

陳子之家，毛公為怪。

速則變小，遲則禍大。

法師即時沐浴起程，將近陳莊有四五里許，日尚未西墜。法師曰：「今尚早，恐妖知之而逃。且略團聚片時，黃昏可矣。阿公可先回打聽，萬勿漏泄。」猴見阿公來，作意向廚下去問阿婆，婆告以如此如此。猴心想事不可濟，即將一家盡迷了，翻身一躍，望西而逃。法師去家，見眾迷不醒，知機泄妖逃，乃以法水灑醒眾人，以符與之鎮宅，即收拾兵馬而回，陳公備禮物贈送之。一家遂得安寧，欣忭不已。有詩為證：

世代陳莊一老農，含哺鼓腹慶時豐。

淫妖倏忽從空作，慾火須臾平地焚。

農子同堂難折辨，阿婆對面不相逢。

降魔原有真師祖，張公自此法名聞。